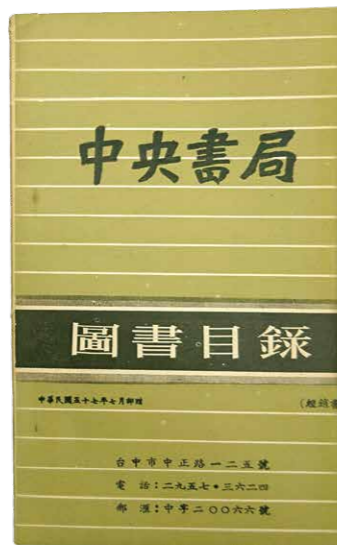




戰後中央書局圖書目錄
國立臺灣文學館20010022464、20010022576



1930年臺籍教師每月平均薪資為52元，1930年11月7日林獻堂與家人到關子嶺旅遊，住在洗心館，旅館住宿費一人一天是二元，中餐一元，買書一本，等於可以住在溫泉旅館吃一次中餐，由此看來，當時的書籍價格並不便宜。

不過，黃春成則認為，價格不是問題，是否能吸引讀者的好奇才是重點，因為書和知識並非民生必需品，因此在銷路上多少受到限制，但是只要一標榜「禁書」，就會被讀者搶購，連那些吝於掏錢買書的人都會馬上購入，平時賣一元、兩元都有人嫌貴的書，但禁書賣到四元五元、甚至十元仍大受歡迎，造成禁書價格往往高於一般書籍。

熄燈之際看點燈之初

書店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一直扮演著重要的知識傳播角色。然而現在「逛書店」的意義已不盡相同，逐漸減少的閱讀人口之中，便於攜帶的電子書、充滿溫度的紙本書，也有著各自的擁護者。在許多書籍講求電子化的現在，仍有不少創作者堅持嚴選特殊紙質、設計充滿巧思的封面內頁，來擄獲消費者的心。

經歷蓬勃發展後，書店又再次面臨挑戰。在眾多老字號書店相繼熄燈之際，遙望當初好不容易點起的一盞盞書店燈。下次我們有目標或隨意地走進書店、翻動書頁時，或許對於書店與書，會別有一番感受呢！

周定山嚴選 日治時期熱門登山路線

文、圖 | 鄭筑庭 周定山全集編纂計畫專案助理

周定山刻有一枚「曾踏破了中央山脈」印章，跟隨他的文學文物舊蹤，讀者可以穿越時空，來到1935年的雪山登高路線，飽覽櫻花盛放的「番界」繽紛。

「登山」新運動

你喜歡爬山嗎？喜歡的是沿途看風景，還是和山友互相扶持的情誼？臺灣人又是什麼時候開始登山的呢？林枚君於《臺灣登山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08）中詳細爬梳，日治時期，日本依據現代化的殖民治理方針，開始調查臺灣的林野與土地、實施理番政策，才使得1905年後，臺灣出現、興起了新的休閒活動——「登山」。

2013年周定山家屬捐贈給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大量文物，提供周定山研究新的史料與文本，其中從〈埋伏坪觀櫻記〉、〈中央山脈紀遊詩〉、與〈續中央山脈紀遊〉三篇作品可以發現周定山在日治時期也搭上這股登山熱潮，現在就一起跟著阿山去爬山吧！

跟著阿山爬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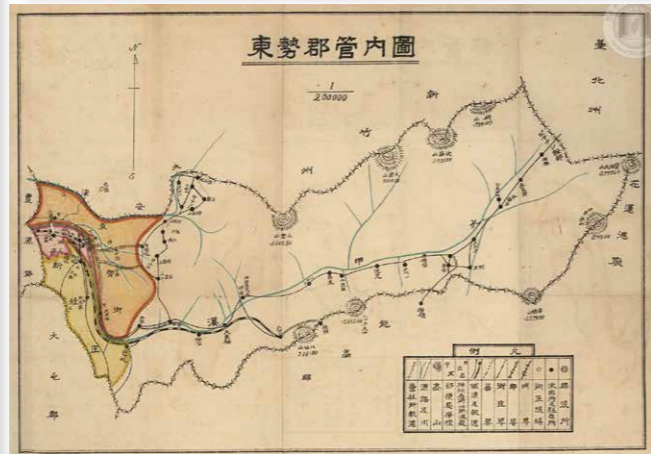
周定山《一吼敵帚集》有篇〈埋伏坪觀櫻記〉，是1935年2月17日周定山等人前往

埋伏坪社的賞櫻遊記。

埋伏坪位於今日臺中市和平區的雙崎部落，這趟賞櫻之旅是由大雅張家的張煥珪發起的，張煥珪命司機駕駛自動車「八零八」號，載著張聘三、楊基先、黃再添、張耀東與周定山等人一同去賞櫻，當時埋伏坪屬於「番界」，要進入番界得事先申請，並從東勢進入，於是一行人先到了石岡遇到劉曉邨後，與陳順振在東勢會合。

周定山等人在東勢郡役所（現已拆除）等待陳順振與日本警察交涉入番手續，文中描述郡役所「占地大約六百坪，外觀很壯美。盡用摩登式的建築，聞為臺中州第一，真是內山宮殿也」，可見廳舍非常豪華。

不久，陳振順出現，顯露情況不妙的表情，大夥兒擔心此次行程泡湯，便派楊基先再前往交涉。果然，楊基先一出馬，警察科長便如見故友般與楊基先暢談，並順利取得進入番界的許可。



周定山（右一站立者）與友人合影於東勢福德橋前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40050179
周定山家屬捐贈

上／東勢郡役所，下／1940年東勢郡役圖
《昭和十四年度東勢郡勢一覽》，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十點半，周定山等人準備上山，沿途皆是楓樹紅葉繽紛，不久便到了管理「番界」的牛欄坑派出所，派出所前立了一塊大木板，上頭寫著兩個大字「番界」，陳振順下車說明來意後，一行人便又開始上山。這之後山路變得彎曲險峻，在經歷不斷的顛簸與高低曲折的車程後，一行人看見一片三百多甲地、造林組合所有的芭蕉林，這時一群原住民孩童與婦人也突然出現，驚奇地看著自動車與周定山一行人。

周定山一行人下車走到埋伏坪社的墓地，墓地周圍種滿櫻花、落英繽紛，周定山望著皆

改為日本式、墓碑文字也都使用五十音的原住民墓地，感嘆原住民因受到日本統治，連墓地都必須改變。

埋伏坪駐在所的員警接待周定山一行人並講述埋伏坪的歷史，傳聞劉銘傳曾沿著大安溪進入番界「開山撫番」，而原住民憑著對於山勢的了解，在高處埋伏，將清兵全軍覆沒，清兵的頭顱則成為原住民戰士們英勇的證明。日人持地六三郎曾有詩描述這段往事：「據險築圍壯似城，開田設學虜心平。徽軍曾是與屍處，遍地靡蕪春草生。」



埋伏坪的櫻橋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40050185
周定山家屬捐贈

駐在所員警接著得意地介紹新建築的烏石坑製材廠，並帶領他們參觀，他們一行人來到名為「陳協和材木部烏石坑事務所」的製材廠，事務所代表為 1935 年已取得烏石坑木材採取權的陳葉烈。

周定山等人離開製材廠後又回到埋伏坪，埋伏坪社的原住民孩童皆穿著和服、講著流利的日文，而頭目家除了依舊燃燒柴火外，其餘的擺飾皆已現代化，這樣的情景讓周定山對於日本「理番政策」的成功感到震撼，下午一點半，周定山一行人便下山，結束此次的出遊。

雖然此行周定山一行人並未登上雪山，但依據《昭和四十年東勢郡役一覽》（臺中州：集和堂印刷部，1940）的「東勢郡管內圖」即可知道，他們一行人走的就是日治時期要登上雪山的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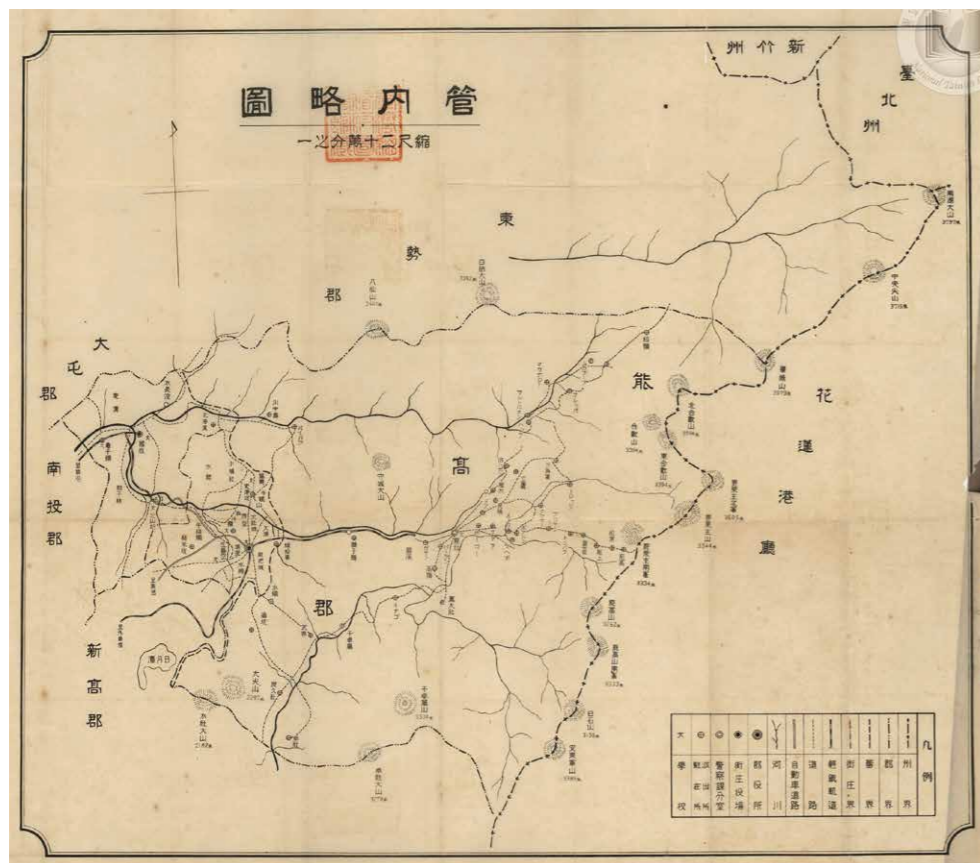
跟著阿山爬合歡山

1941 年 7 月 4 日至 1941 年 9 月 22 日，周定山在《詩報》上連載〈中央山脈紀遊詩〉組詩，共有 11 首，講述周定山從埔里出發，前往合歡山的登山旅程。

由《能高郡管內概況》（臺中市：齋藤丸信堂，1933）一書中收錄的能高郡地圖，可以得知日治時期若要登上合歡山，需先到達埔里，埔里當時是蔗糖產地，有用來運送甘蔗、貨物及載人的「臺車」可進入霧社，到霧社後即可到達合歡山。

1934 年張麗俊在其《水竹居主人日記》中也有記錄，他從日月潭出發欲前往霧社，先從日月潭乘坐自動車往埔里，在埔里能高郡役所下車後，再乘坐臺車，臺車沿著眉溪到達人止關，張麗俊一行人下車，但因當時霧社事件才發生沒幾年，因此對於是否要上霧社躊躇不定。

從上述能高郡地圖及《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記載，可以推測 1941 年周定山的中央山脈



1933年能高郡地圖
《昭和七年能高郡管內概況》，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登山之旅，應該也是先到埔里，沿途經過觀音瀑布、人止關，再到霧社、萬大社，才去登能高山與合歡山，最後沿著眉溪下山回埔里。

在〈中央山脈紀遊詩〉內，周定山除了描寫登山的沿途景觀，也透露日本殖民政府為了掌控臺灣山林資源，與原住民之間的角力衝突。第一首〈留人峽〉中寫道：「雄峙山門萬仞奇，人蕃曾此界嚴施。八紘一字關何用，名以留人峽最宜。」留人峽就是人止關，是眉溪

流經所形成的大峽谷，由於峽谷地形，原住民容易防守，雖然此處曾是漢番的分界，卻也無法抵擋日本人的入侵。

離開人止關後，周定山前往霧社並寫下〈雨中霧社觀櫻〉：「輕車飛棧道，身渺覺懸空。躍澗魚吞霧，穿山鳥喚風。人疑花濺血，天遣雨啼紅。試問櫻心事，淋漓淚滿叢。」來到霧社賞櫻，在他眼裡櫻花的紅卻像是花濺了血般，彷彿所有的櫻花都在哭泣。可能就是因



周定山刻「曾踏破了中央山脈」印章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40050148
周定山家屬捐贈

為 1930 年的霧社事件，造成賽德克族死傷慘重，才使得周定山有觸景傷情的感慨。

離開霧社後，快要登上合歡山的周定山非常興奮與自豪，他在〈合歡山途中〉寫道：「斷崖萬仞一泉號，身立雲端氣自豪。踏破中央山脈後，始知造物也爭高。」認為自己此趟登合歡山之旅已經踏破且征服了中央山脈，他還曾在手刻的印章白文寫著「曾踏破了中央山脈」呢！

上述〈中央山脈紀遊詩〉共 11 首：〈留人峽〉、〈觀音瀧〉、〈雨中霧社觀櫻〉、〈萬大社途中〉、〈雨中登萬大山〉、〈萬大社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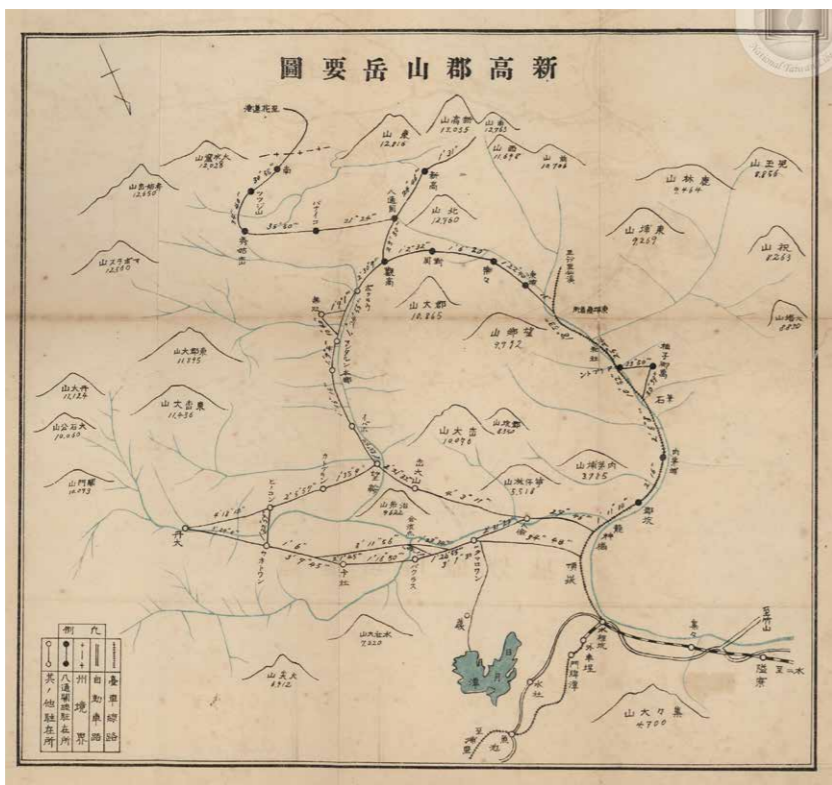
詠〉、〈能高峰〉、〈合歡山途中〉、〈合歡山〉、〈雲海〉、〈夜渡眉溪〉。光是看著題名，想像自己穿越峽谷與瀑布，眼見血紅的櫻花，在雨中登山與夜裡渡溪的驚險，就彷彿與周定山一同冒險般，相當有畫面感！周定山於 1941 年 10 月 6 日又在《詩報》上發表〈中央山脈放歌〉一詩，全詩表達此次征服合歡山後的神清氣爽，尤其最後兩句「茲遊一洗胸中宇宙千載迷，歸來兩袖巖壑擊掌呼奇絕」，登了山之後，像宇宙般無敵大的煩惑都一掃而空，簡直要擊掌歡呼啊，最能印證此心情。可見此行對詩人意義非凡，歸來後仍然回味無窮。

跟著阿山爬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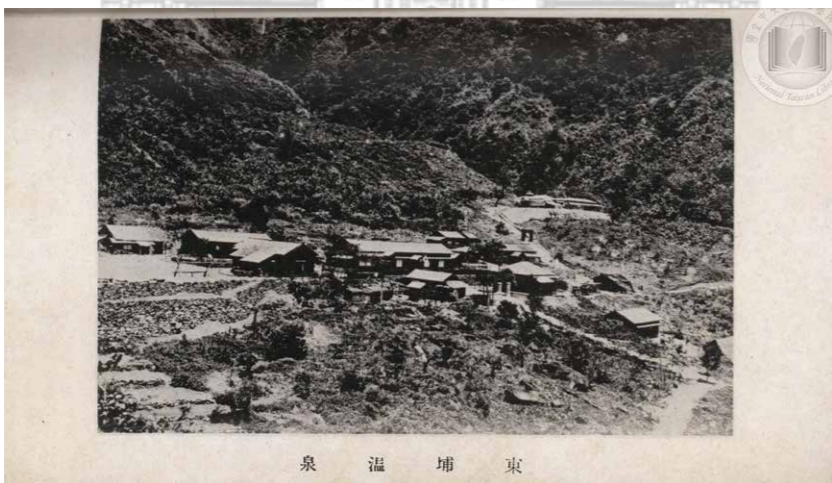
1942 年周定山在《詩報》連載〈續中央山脈紀遊〉24 首，記錄周定山從水里出發到集集，再上望鄉，到東埔泡溫泉，其後往下到日月潭、埔里與魚池的登山旅行。

周定山此次的旅行路線，即為日治時期登新高山（今玉山）所走的熱門路線，但這次周定山只到了東埔溫泉，並未繼續前行登新高山。

從《昭和十一年版新高郡管內概況》（臺中市：臺灣新聞社，1936 年）中的「新高郡山岳要圖」可得知，當時若要登上新高山，第



1936年新高郡地圖
《昭和十一年版新高郡管內概況》，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新高郡概況昭和十四年》，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一條路線可從二水搭火車至水里，再轉搭臺車到東埔，後登上新高山。蔣竹山在《島嶼浮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臺北市：蔚藍文化，2014）的〈登新高山：培養新國民的身體與精神〉一文也提及 1926 年 6 月 23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北第一二高女決定新高山登山團身體已嚴重檢查〉報導，即說明這群女學生登新高山的路線，她們先從臺北火車站到二水車站，轉乘集集線到水里，再到龍神橋坐臺車上東埔溫泉，並於東埔溫泉洗塵後，夜宿八通關，隔天登上新高山。

第二條路線即從埔里到魚池，再到日月潭，後至水里再搭臺車到東埔。1935 年 9 月 21 日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裡也說，他一直有登上新高山的願望，但因關節炎的關係，遲遲不敢登山，但有人告訴他從水里到東埔駐在所皆可搭乘臺車，不須徒步，林獻堂因此決定要登上新高山，他從霧峰坐火車到水里，到水里後先至日月潭涵碧樓休息，隔天再坐著臺車經過頂崁、郡坑、內茅埔、筆石、和社，最後於東埔下車，再上八通關登上新高山。

綜合以上史料記載，從周定山〈續中央山脈紀遊〉24 首內容可以推測，周定山當時應是從集集出發，先在水里的旅社休息，再到龍神橋坐臺車上東埔溫泉，下山則在水里先見了同樣參與集萃吟社的詩友謝源榮、蕭紹弓，再

從日月潭與魚池下山。相對於〈埋伏坪觀櫻記〉與〈中央山脈紀遊詩〉，周定山在〈續中央山脈紀遊〉中較多記錄此趟登山旅程的沿途風光，對於原住民則較少深刻的記述。

從「登山」看臺灣山林歷史

看完周定山與他的快樂夥伴的登山遊記，你是否也感到驚訝——他們在當時就已攀登過臺灣「必爬」的最美高山！雖然不是每一趟旅程都有「攻頂」，但登山前的忐忑、登山中的期待、登上山頭遠眺的「神清氣爽」，歸來後的細細回味，每一段美好都是他們一直「往山裡去」的原因。

周定山在〈埋伏坪觀櫻記〉、〈中央山脈紀遊詩〉及〈續中央山脈紀遊〉雖然都透露出登山、賞櫻、泡溫泉的喜悅，但在記錄這些喜悅之餘，作為一名漢人知識分子的他，也透過文學作品記錄日本殖民政府藉由現代化的管理控制臺灣的山林資源。為了控制臺灣的山林，原住民必須接受現代化的管理，漢人也參與其中，甚至還是享受了現代化管理成功後才可發展的觀光休閒熱潮。

當我們今天重新閱讀這些作品時，不僅是觀看一段過去的紀錄，更是了解從日治時期開始的登山熱潮，及背後所隱藏的臺灣山林歷史。☒

第 5 期

用登山來解宇宙千載迷吧！